

劉向說苑卷第十三

權謀

聖王之舉事必先諦之於謀慮而後考之於著龜白屋之士皆關其謀芻蕘之役咸盡其心故萬舉而無遺籌失策傳曰衆人之智可以測天兼聽獨斷惟在一人此大謀之術也謀有二端上謀知命其次知事知命者預見存亡禍福之原早知盛衰廢興之始防事之未萌避難於無形若此人者居亂世則不害於其身在乎太平之世則必得天下之權彼知事者亦尚矣

而不知得失成敗之分而究其所終極故無所  
廢功孔子曰可與適道未可與權也夫非知命  
知事者孰能行權謀之術夫權謀有正有邪君  
子之權謀正小人之權謀邪夫正者其權謀公  
故其爲百姓盡心也誠彼邪者好私尚利故其  
爲百姓也詐夫詐則亂誠則平是故堯之九臣  
誠而能興於朝其四臣詐而誅於野誠者隆至  
後世詐者當身而滅知命知事而能於權謀者  
必察誠詐之原而以處身焉則是亦權謀之術  
也夫知者舉事也滿則慮謙平則慮險安則慮

危曲則慮直由重其豫惟恐不及是以百舉而  
不陷也

楊子曰事之可以之貧可以之富者其傷行者  
也事之可以之生可以之死者其傷勇者也僕  
子曰楊子智而不知命故其知多疑語曰知命  
者不惑晏嬰是也

趙簡子曰晉有澤鳴犢魯有孔丘吾殺此三  
人則天下可圖也於是乃召澤鳴犢犢任之以  
政而殺之使人聘孔子於魯孔子至河臨水而  
觀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於此命也夫子

路趨進曰敢問奚謂也孔子曰夫澤竭穢穢晉國之賢大夫也趙簡子之未得志也與之同聞見及其得志也殺之而後從政故丘聞之刳胎焚天則麒麟不至乾澤而漁蛟龍不遊覆巢毀卵則鳳凰不翔丘聞之君子重其類者也

孔子與齊景公坐左右白曰周使來言周廟燔齊景公出問曰何廟也孔子曰是釐王廟也景公曰何以知之孔子曰詩云皇上帝其命不忒天之與人必報有德禍亦如之夫釐王變文武之制而作玄黃宮室輿馬奢侈不可振也故

之士國之亡也夫與之亂人與善諛者威公薨九月不得葬周乃分而為二故有道者言不可不重也

齊侯問於晏子曰當今之時諸侯孰危對曰莒其亡乎公曰奚故對曰地侵於齊貨竭於晉是以亡也

智伯從韓魏之兵以攻趙圍晉陽之城而溉之城不沒者三板締疵謂智伯曰韓魏之君必反矣智伯曰何以知之對曰夫勝趙而三分其地今城未沒者三板曰龜生龜人馬相食城降有

日矣而韓魏之君無喜志而有憂色是非反何也明日智伯謂韓魏之君曰疵言君之反也韓魏之君曰必勝趙而三分其地今城將勝矣夫二家雖愚不棄美利而僭約爲難不可成之事其勢可見也是疵必爲趙說君且使君疑二主之心而解於攻趙也今君聽讒臣之言而離二主之交爲君惜之智伯出欲殺絺疵絺疵逃韓魏之君果反

魯公索氏將祭而亡其牲孔子聞之曰公索氏比及三年必亡矣後一年而亡弟子問曰昔公

必也勿已乎其備之若何不聽明年闔廬襲郢楚莊王欲伐陳使人視之使者曰陳不可伐也莊王曰何故對曰其城郭高溝壑深蓄積多其國寧也王曰陳可伐也夫陳小國也而蓄積多蓄積多則賦斂重賦斂重則民怨上矣城郭高溝壑深則民力罷矣興兵伐之遂取陳

石益謂孫伯曰吳將亡矣吾子亦知之乎孫伯曰晚矣子之知之也吾何爲不知石益曰然則子何不以諫孫伯曰昔桀罪諫者紂焚聖人剖王子比干之心素氏之婦絡而失其紀其妾告

之怒弃之夫亡者豈斯人知其過哉

孝宣皇帝之時霍氏奢靡茂陵徐先生曰霍氏必亡夫在人之右而奢亡之道也孔子曰奢則不遜夫不遜者必侮上侮上者逆之道也出入之右人必害之今霍氏秉權天下之人疾害之者多矣夫天下害之而又以逆道行之不亡何待乃上書言霍氏奢靡陛下即愛之宜以時抑制無使至於亡書二上輒報聞其後霍氏果滅董忠等以其功封人有爲徐先生上書曰臣聞客有過主人者見竈直墀傍有積薪客謂主人

其墀遠其積薪不者將有火患主人嘿然居無幾何家果失火鄉聚里中人哀而救幸息於是殺牛置酒燔髮灼爛者在上行用功次坐而反不錄言曲墀者向使主人之言不費牛酒終無火患今茂陵徐福數言霍氏且有變宜防絕之向使福說得行裂地出爵之費而國安平自如今往事既福獨不得與其功惟陛下察客徒薪曲墀而使居燔髮灼爛之右書奏上使人賜徐帑十匹拜爲郎

桓公將伐山戎孤竹使人請助於魯魯君進  
上而謀皆曰師行數千里入蠻夷之地必不  
矣於是魯許助之而不行齊已伐山戎孤竹  
而欲移兵於魯管仲曰不可諸侯未親今又伐  
還誅近鄰鄰國不親非霸王之道君之所  
山戎之寶噐者中國之所鮮也不可以不進  
公之廟乎桓公乃分山戎之寶獻之周公之  
明年起兵伐莒魯下令丁男悉發五尺童子  
至孔子曰聖人轉禍爲福報怨以德此之謂

朝近者入賓

吳王夫差破越又將伐陳楚大夫皆懼曰昔闔  
廬能用其衆故破我於柏舉今聞夫差又甚焉  
子西曰二三子恤不相睦也無患吳矣昔闔廬  
食不貳味處不重席擇不取費在國天有災親  
戚乏困而供之在軍食熟者半而後食其所嘗  
者卒乘必與焉是以民不罷勞死知不曠今夫  
差次有臺榭陂池焉宿有妃嬪嬪御焉一日之  
行所欲必成玩好必從珍異是聚夫差先自敗  
已焉能敗我

越破吳請師於楚以伐晉楚王與大夫皆懼將許之左史倚相曰此恐吾攻已故示我不病請爲長轂千乘卒三萬與分吳地也莊王聽之遂取東國

陽虎爲難於魯走之齊請師攻魯齊侯許之鮑文子曰不可也陽虎欲齊師破齊師破大臣必多死於是欲奮其詐謀夫虎有寵於季氏而將殺季孫以不利魯國而容其求焉今君富於季氏而大於魯國茲陽虎所欲傾覆也魯免其疾而君又收之母乃善乎齊君乃執之免而奔晉

湯欲伐桀伊尹曰請阻乏貢職以觀其動桀怒起九夷之師以伐之伊尹曰未可彼尚猶能起九夷之師是罪在我也湯乃謝罪請服復入貢職明年又不供貢職桀怒起九夷之師九夷之師不起伊尹曰可矣湯乃興師伐而殘之遷桀南巢氏焉

武王伐紂過隧斬岸過水折舟過谷發梁過山焚萊示民無返志也至於有戎之隧大風折旆散宜生諫曰此其妖歟武王曰非也天落兵也風霽而乘以大雨水平地而奮散宜生又諫曰

此其妖歟武王曰非也天酒兵也卜而龜燔散  
宜生又諫曰此其妖歟武王曰不利以禱祠利  
以擊衆是燔之已故武王順天地犯三妖而禽  
紂於牧野其所獨見者精也

晉文公與荆人戰於城濮君問於咎犯咎犯對  
曰服義之君不足於信服戰之君不足於詐詐  
之而已矣君問於雍季雍季對曰焚林而田得  
獸雖多而明年無復也乾澤而漁得魚雖多而  
明年無復也許猶可以偷利而後無報遂與荆  
軍戰大敗之及賞先雍季而後咎犯侍者曰城

至財匱而民怨悔無及也吳王曰吾聞義兵不  
服仁人不以餓饑而攻之雖得十越吾不爲也  
遂與糴三年吳亦饑請糴於越越王不與而攻  
之遂破吳

趙簡子使成何涉他與衛靈公盟於剽澤靈公  
未喋盟成何涉他按靈公之手而搏之靈公怒  
欲反趙王孫商曰君欲反趙不如與百姓同惡  
之公曰若何對曰請命臣令於國曰有姑姊妹  
女者家一人質於趙百姓必怨君因反之矣君  
曰善乃令之三日遂徵之五日而令畢國人巷



哭君乃召國大夫而謀曰趙爲無道反之可乎  
大夫皆曰可乃出西門閉東門趙氏聞之縛涉  
他而斬之以謝於衛成何走燕子貢曰王孫商  
可謂善謀矣憎人而能害之有患而能處之欲  
用民而能附之一舉而三物俱至可謂善謀矣  
楚成王贊諸屬諸侯使魯君爲僕魯君致大夫  
而謀曰我雖小亦周之建國也今成王以我爲  
僕可乎大夫皆曰不可公儀休曰不可不聽楚  
王身死國亡君之臣乃君之有也爲民君也魯  
君遂爲僕

齊景公以其子妻闔廬送諸郊泣曰余死不汝  
見矣高夢子曰齊負海而縣山縱不能全收天  
下誰干我君愛則勿行公曰余有齊國之固不  
能以令諸侯又不能聽是生亂也寡人聞之不  
能令則莫若從且夫吳若蜂蠆然不弃毒於人  
則不靜余恐弃毒於我也遂遣之

齊欲妻鄭太子忽太子忽辭人問其故太子曰  
人各有偶齊大非吾偶也詩云自求多福在我  
而已矣後戎伐齊齊請師于鄭鄭太子忽率師  
而救齊大敗戎師齊又欲妻之太子固辭人問

其故對曰無事於齊吾猶不敢今以君命救齊之急父室以歸人其以我爲師婚乎終辭之孔子問漆雕馬人曰子事臧文仲武仲孺子容三大夫者孰爲賢漆雕馬人對曰臧氏家有龜馬名曰蔡文仲立三年爲一兆馬武仲立三年爲二兆馬孺子容立三年爲三兆馬馬人見之矣若夫三大夫之賢不賢馬人不識也孔子曰君子哉漆雕氏之子其言人之美也隱而顯其言人之過也微而著故智不能及明不能見得無數卜乎

安陵纏以顏色美壯得幸於楚共王江乙往見安陵纏曰子之先人豈有矢石之功於王乎曰無有江乙曰子之身豈亦有乎曰無有江乙曰子之貴何以至於此乎曰僕不知所以江乙曰吾聞之以財事人者財盡而交踈以色事人者華落而愛衰今子之華有時而落子何以長幸無解於王乎安陵纏曰臣年少愚陋願委質於先生江乙曰獨從爲殉可耳安陵纏曰敬聞命矣江乙去居朞年逢安陵纏謂曰前日所諭子者通之於王乎曰未可也居朞年江乙復見安

陵纏曰子豈諭王乎安陵纏曰臣未得王之間也江乙曰子出與王同車入與王同坐居三年言未得王之間乎以吾之說未可耳不悅而去其年共王獵江渚之野野火之起若雲蜺虎狼之嗥若雷霆有狂兇從南方來正觸王左驂王舉旌旄而使善射者射之一發兇死車下王大喜拊手而笑顧謂安陵纏曰吾萬歲之後子將誰與斯樂乎安陵纏乃逡巡而却泣下沾衿抱王曰萬歲之後臣將從爲殉安知樂此者誰於是共王乃封安陵纏於車下三百戶故曰江乙

善謀安陵纏知時

太子商臣怨令尹子上也楚攻陳晉救之夾泝水而軍陽處父知商臣之怨子上也因謂子上曰少却吾涉而從子上上却因令晉軍曰楚遁矣使人告商臣曰子上受晉賂而去之商臣訴之成王成王遂殺之

智伯欲襲衛故遺之乘馬先之一壁衛君大悅酌酒諸大夫皆喜南文子獨不喜有憂色衛君曰大國禮寡人寡人故酌諸大夫酒諸大夫皆喜而子獨不喜有憂色者何也南文子曰無方

之禮無功之賞禍之先也我未有往彼有以來  
是以憂也於是衛君乃修梁津而擬邊城智伯  
聞衛兵在境上乃還

智伯欲襲衛乃佯亡其太子顏使奔衛南文子  
曰太子顏之爲其君子也甚愛非有大罪也而  
亡之必有故然人亡而不受不祥使吏逆之曰  
車過五乘慎勿內也智伯聞之乃止

叔向之殺萇弘也數見萇弘於周因佯遺書曰  
萇弘謂叔向曰子起晉國之兵以攻周吾廢劉  
氏而立單氏劉氏請之君曰此萇弘也乃殺之

楚公子午使於秦秦囚之其弟獻三百金於叔  
向叔向謂平公曰何不城壺丘秦楚患壺丘之  
城若秦恐而歸公子午以止吾城也君乃止難  
亦未構楚必德君平公曰善乃城之秦恐遂歸  
公子午使之晉晉人輟城楚獻晉賦三百車  
趙簡子使人以明白之乘六先以一璧爲遺於  
衛衛叔文子曰見不意可以生故此小之所以  
事大也今我未以往而簡子先以來必有故於  
是斬林除園聚斂蓄積而後遣使者簡子曰吾  
舉也爲不可知也今既已知之矣乃輟園衛也

鄭桓公將欲襲鄆先問鄆之辨智果敢之士書其  
名姓擇鄆之良臣而與之為官爵之名而書之  
因爲設壇於門外而埋之塗之以假若盟狀  
鄆君以爲內難也盡殺其大臣桓公因襲之遂  
取鄆

鄭桓公東會盟於亳  
之叟也外  
非  
之行

乃爲約曰季子賢使國及季子則吳可以興乃  
兄弟相繼飲食必祝曰使吾早死令國及季子  
謁死餘祭立餘祭死夷昧立夷昧死次及季子  
季子時使行不在庶兄僚曰我亦兄也乃自立  
爲吳王季子使還復事如故謁子光曰以吾父  
之意則國當歸季子以繼嗣之法則我適也當  
代之君僚何爲也於是乃使專諸刺僚殺之以  
位讓季子季子曰爾殺吾君吾受爾國則吾與  
爾爲共篡也爾殺吾兄吾又殺汝則是昆弟父  
子相殺無已時也卒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君

鄭桓公將欲襲鄆先問鄆之辨智果敢之士書其名姓擇鄆之良臣而與之為官爵之名而書之因為設壇於門外而埋之使之以假若盟狀鄆君以爲內難也盡殺其臣也桓公因襲之遂取鄆

鄭桓公東會盟於...  
之叟...  
非...  
之行

乃為約曰季子賢使國及季子則吳可以與乃兄弟相繼飲食必祝曰使吾早死令國及季子謁死餘祭立餘祭死夷昧立夷昧死次及季子季子時使行不在庶兄僚曰我亦兄也乃自立為吳王季子使還復事如故謁子光曰以吾父之意則國當歸季子以繼嗣之法則我適也當代之君僚何為也於是乃使專諸刺僚殺之以位讓季子季子曰爾殺吾君吾受爾國則吾與爾為共篡也爾殺吾兄吾又殺汝則是昆弟父子相殺無已時也卒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君

子以其不殺爲仁以其不取國爲義夫不以國私身捐千乘而不恨弃尊位而無忿可以庶幾矣諸侯之義死社稷太王委國而去何也夫聖人不欲強暴侵陵百姓故使諸侯死國守其民太王有至仁之恩不忍戰百姓故事勲育戎氏以犬馬珍幣而伐不止問其所欲者土地也於是屬其羣臣耆老而告之曰土地者所以養人也不以所以養而害其養也吾將去之遂居岐山之下邠人負幼扶老從之如歸父母三遷而民五倍其初者皆興仁義趣上之事君子守國

安民非特鬪兵罷殺士衆而已不私其身惟民足用保民蓋所以去國之義也是謂至公耳

辛櫟見魯穆公曰周公不如太公之賢也穆公曰子何以言之辛櫟對曰周公擇地而封曲阜太公擇地而封營丘爵土等其地不若營丘之美人民不如營丘之衆不徒若是營丘又有天固穆公心慙不能應也辛櫟趨而出南宮邊子入穆公具以辛櫟之言語南宮邊子南宮邊子曰昔周成王之卜居成周也其命龜曰予一人兼有天下辟就百姓敢無中土乎使予有罪則



四方伐之無難得也周公卜居曲阜其命龜曰  
作邑乎山之陽賢則茂昌不賢則速亡季孫行  
父之戒其子也曰吾欲室之依於兩社之間也  
使吾後世有不能事上者使其替之益速如是  
則曰賢則茂昌不賢則速亡安在擇地而封哉  
或示有天固也辛櫟之言小人也子無復道也  
秦始皇帝既吞天下乃召羣臣而議曰古者五  
帝禪賢三王世繼孰是將爲之博士七十人未  
對鮑白令之對曰天下官則讓賢是也天下家  
則世繼是也故五帝以天下爲官三王以天下

爲家秦始皇帝仰天而歎曰吾德出于五帝吾  
將官天下誰可使代我後者鮑白令之對曰陛  
下行桀紂之道欲爲五帝之禪非陛下所能行  
也秦始皇帝大怒曰令之前若何以言我行桀  
紂之道也趣說之不解則死令之對曰臣請說  
之陛下築臺千雲宮殿五里建千石之鍾萬石  
之虞婦女連百倡優累千興作驪山宮室至雍  
相繼不絕所以自奉者殫天下竭民力偏駁自  
私不能以及人陛下所謂自營僅存之主也何  
暇比德五帝欲官天下哉始皇聞然無以應之

面有慙色久之曰今之之言乃今象醜我遂罷謀無禪意也

齊景公嘗賞賜及後宮文繡被臺榭菽粟食鳧鴈出而見殪謂晏子曰此何爲死晏子對曰此餒而死公曰嘻寡人之無德也何甚矣晏子對曰君之德著而彰何爲無德也景公曰何謂也對曰君之德及後宮與臺榭君之玩物衣以文繡君之鳧鴈食以菽粟君之營內自樂延及後宮之族何爲其無德也顧臣願有請於君由君之意自樂之心推而與百姓同之則何殪之有

君不推此而苟營內好私使財貨偏有所聚菽粟幣帛腐於困府惠不遍加于百姓公心不周乎國則桀紂之所以亡也夫士民之所以叛由偏之也君如察臣嬰之言推君之盛德公布之於天下則湯武可爲也一殪何足恤哉

楚共王出獵而遺其弓左右請求之共王曰止楚人遺弓楚人得之又何求焉仲尼聞之曰惜乎其不大亦曰人遺弓人得之而已何必楚也仲尼所謂大公也

萬章問曰孔子於衛主雍睢於齊主寺人春環

有諸孟子曰否不然好事者爲之也於衛主顏  
讎由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彌子謂子  
路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  
有命孔子進之以禮退之以義得之不得曰有  
命而主雍雎與寺人脊環是無命也孔子不說  
於魯衛將適宋遭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服過  
宋是孔子嘗阨主司城貞子爲陳侯周臣吾聞  
之觀近臣以其所爲之主觀遠臣以其所主如  
孔子主雍雎與寺人脊環何以爲孔子乎  
夫子行說七十諸侯無定處意欲使天下之民

各得其所而道不行退而修春秋采毫毛之善  
貶纖介之惡人事浹王道備精和聖制上通於  
天而麟至此天之知夫子也於是喟然而嘆曰  
天以至明爲不可蔽乎日何爲而食地以至安  
爲不可危乎地何爲而動天地而尚有動蔽是  
故賢聖說於世而不得行其道故災異並作也  
夫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  
天乎

孔子生於亂世莫之能容也故言行於君澤加  
於民然後任言不行於君澤不加於民則處孔

子懷天覆之心挾仁聖之德憫時俗之汙泥傷  
紀綱之廢壞服重歷遠周流應聘乃俟幸施道  
以子百姓而當世諸侯莫能任用是以德積而  
不肆大道屈而不伸海內不蒙其化羣生不彼  
其恩故喟然歎曰而有用我者則吾其爲東周  
乎故孔子行說非欲私身運德於一城將欲舒  
之於天下而建之於羣生者耳

秦晉戰交敵秦使人謂晉將軍曰三軍之士皆  
未息明日請復戰史駢曰使者目動而言肆懼  
之河必敗之趙盾曰死傷未收而

能其性無欲君舉而授之政則國可使治而士  
民可使附莊王曰子輔寡人寡人得以長於中  
國令行於絕域遂霸諸侯非子如何虞丘子曰  
久固祿位者貪也不進賢達能者誣也不讓以  
位者不廉也不能三者不忠也爲人臣不忠君  
王又何以爲忠臣願固辭莊王從之賜虞子采  
地三百號曰國老以孫叔敖爲令尹少焉虞丘  
子家干法孫叔敖執而戮之虞丘子憙入見於  
王曰臣言孫叔敖果可使持國政奉國法而不  
黨施刑戮而不骫可謂公平莊王曰夫子之賜

也已

趙宣子言韓獻子於晉侯曰其爲人不黨治衆不亂臨死不恐晉侯以爲中軍尉河曲之役趙宣子之車干行韓獻子戮其僕人皆曰韓獻子必死矣其主朝昇之而暮戮其僕誰能待之役罷趙宣子觴大夫爵三行曰二三子可以賀我二三子曰不知所賀宣子曰我言韓厥於君言之而不當必受其刑今吾車失次而戮之僕可謂不黨矣是吾言當也二三子再拜稽首曰不惟晉國適享之乃唐叔是賴之敢不再拜稽首

乎

晉文公問於咎犯曰誰可使爲西河守者咎犯對曰虞子羔可也公曰非汝之讐也對曰君問可爲守者非問臣之讐也羔見咎犯而謝之曰幸赦臣之過薦之於君得爲西河守咎犯曰薦子者公也怨子者私也吾不以私事害公義子其去矣顧吾射子也

楚文王伐鄧使王子革王子靈共摅菜二子出採見老丈人載畚乞焉不與搏而奪之王聞之今皆拘二子將殺之大夫辭曰取畚信有罪然

殺之非其罪也君若何殺之言卒丈人造軍而  
言曰鄧爲無道故伐之今君公之子之搏而奪  
吾畚無道甚於鄧呼天而號君聞之羣臣恐君  
見之曰討有罪而橫奪非所以禁暴也恃力虐  
老非所以教幼也愛子弃法非所以保國也私  
二子滅三行非所以從政也丈人舍之矣謝之  
軍門之外耳

楚令尹子文之族有干法者廷理拘之聞其令  
尹之族也而釋之子文召廷理而責之曰凡立  
廷理者將以司犯王令而察觸國法也夫直士

持法柔而不撓剛而不折今弃法而背令而釋  
犯法者是爲理不端懷心不公也豈吾營私之  
意也何廷理之駁於法也吾在上位以率士民  
士民或怨而吾不能免之於法今吾族犯法甚  
明而使廷理因緣吾心而釋之是吾不公之心  
明著於國也執一國之柄而以私聞與吾生不  
以義不若吾死也遂致其族人於廷理曰不是  
刑也吾將死廷理懼遂刑其族人成王聞之不  
及履而至于子文之室曰寡人幼少置理失其  
人以違夫子之意於是黜廷理而尊子文使及

內政國人聞之曰若令尹之公也吾黨何憂乎  
乃相與作歌曰子文之族犯國法程廷理釋之  
子文不聽恤顧怨萌方正公平

楚莊王有茅門者法曰羣臣大夫諸公子入朝  
馬蹄蹂雷者斬其軔而戮其御太子入朝馬蹄  
蹂雷廷理斬其軔而戮其御太子大怒入爲王  
泣曰爲我誅廷理王曰法者所以敬宗廟尊社  
稷故能立法從令尊敬社稷者社稷之臣也安  
可以加誅夫犯法廢令不尊敬社稷是臣弃君  
下陵上也臣弃君則上失威下陵上則上位危

社稷不守吾何以遺子太子乃還走避舍再拜  
請死

楚莊王有茅門太子車立於茅門之內少師慶逐  
之太子怒入謂王曰少師慶逐臣之車王曰舍  
之少師在前而不踰少君在後而不豫是國之  
實也

吳王問盧爲伍子胥與師復讐於楚子胥諫曰  
昔者不爲匹夫與師且事君猶事父也虧君之  
義而爲之讐臣不爲也於是止其後因事而後  
行其父讐也如子胥可謂不以公事趨私矣

孔子爲魯司寇聽獄必師斷敦敦然皆立然後  
君子進曰某子以爲何若某子以爲云云又曰  
某子以爲何若某子曰云云辯矣然後君子幾  
當從某子云云乎以君子之知豈必待某子之  
云云然後知所以斷獄哉君子之微讓也支辭  
有可與人共之者君子不獨有也

子羔爲衛政刑人之足衛之君臣亂子羔走郭  
門郭門閉刑者守門曰於彼有缺子羔曰君子  
不踰曰於彼有竇子羔曰君子不遂曰於此有  
室子羔入追者罷子羔將去謂刑者曰吾不能

虧損主之法令而親刑子之足吾在難中此乃  
子之報怨時也何故逃我刑者曰斷足固我罪  
也無可柰何君之治臣也傾側法令先後臣以  
法欲臣之免於法也臣知之獄決罪定臨當論  
刑君愀然不樂見於顏色臣又知之君豈私臣  
哉天生仁人之心其固然也此臣之所以脫尹  
也孔子聞之曰善爲吏者樹德不善爲吏者樹  
怨公行之也其子羔之謂歟

劉向說苑卷第十四



吳起爲苑守行縣適息問屈宜口曰王不知起不肖以爲苑守先生將何以教之屈公不對居一年王以爲令尹行縣適息問屈宜曰曰起問先生先生不教今王不知起不肖以爲令尹先生試觀起爲之也屈公曰子將奈何吳起曰將均楚國之爵而平其祿損其有餘而繼其不足厲甲兵以時爭於天下屈公曰吾聞昔善治國家者不變故不易常今子將均楚國之爵而平其祿損其有餘而繼其不足是變其故而易其常也且吾聞兵者凶器也爭者逆德也今子陰

吳起爲苑守行縣適息問屈宜口曰王不知起不肖以爲苑守先生將何以教之屈公不對居一年王以爲令尹行縣適息問屈宜曰曰起問先生先生不教今王不知起不肖以爲令尹先生試觀起爲之也屈公曰子將奈何吳起曰將均楚國之爵而平其祿損其有餘而繼其不足厲甲兵以時爭於天下屈公曰吾聞昔善治國家者不變故不易常今子將均楚國之爵而平其祿損其有餘而繼其不足是變其故而易其常也且吾聞兵者凶器也爭者逆德也今子陰

謀逆德好用凶器殆人所棄逆之至也滯決之事也行者不利且子用魯兵不宜得志於齊而得志焉子用魏兵不宜得志於秦而得志焉吾聞之曰非禍人不能成禍吾固怪吾王之數逆天道至今無禍嚙且待夫子也吳起惕然曰尚可更乎屈公曰不可吳起曰起之爲人謀屈公曰成刑之徒不可更已子不如敦處而篤行之楚國無貴于舉賢

春秋記國家存亡以察來世雖有廣土衆民堅甲利兵威猛之將士卒不親附不可以戰勝取

功晉侯獲於韓楚子玉得臣敗於城濮蔡不待敵而衆潰故語曰文王不能使不附之民先軫不能戰不教之卒造父王良不能以敝車不作之馬趨疾而致遠羿逢蒙不能以枉矢弱弓射遠中微故強弱成敗之要在乎附士卒教習之而已

內治未得不可以正外本惠未襲不可以制末是以春秋先京師而後諸夏先諸華而後夷狄及周惠王以遭亂世繼先王之體而強楚稱王諸侯背叛欲申先王之命一統天下不先廣養

京師以及諸夏諸夏以及夷狄內治未得忿則  
不料力權得失與兵而征強楚師大敗擄辱不  
行大爲天下戮笑幸逢齊桓公以得安尊故內  
治未得不可以正外本惠未襲不可以制末  
將師受命者將率入軍吏畢入皆北面再拜稽  
首受命天子南面而授之鉞東行西面而揖之  
示弗御也故受命而出忘其國即戎忘其家聞  
枹鼓之聲唯恐不勝忘其身故必死必死不如  
樂死樂死不如甘死甘死不如義死義死不如  
視死如歸此之謂也故一人必死十人弗能待

也十人必死百人弗能待也百人必死千人不  
能待也千人必死萬人弗能待也萬人必死橫  
行乎天下令行禁止王者之師也

田單爲齊上將軍興師十萬將以攻翟往見魯  
仲連子仲連子曰將軍之攻翟必不能下矣田  
將軍曰單以五里之城十里之郭復齊之國何  
爲攻翟不能下去上車不與言決攻翟三月而  
不能下齊嬰兒謠之曰大冠如箕長劔柱頤攻  
翟不能下壘於梧丘於是田將軍恐駭往見仲  
連子曰先生何以知單之攻翟不能下也仲連

子曰夫將軍在即壘之時坐則繳資立則杖雨  
爲士卒倡曰宗廟亡矣魂魄喪矣歸何黨矣故  
將有死之心士卒無生之氣今將軍東有掖邑  
之封西有淄上之寶金銀黃帶馳騁乎淄澠之  
間是以樂生而惡死也田將軍明日結髮徑立  
矢石之所乃引枹而鼓之翟人下之故將者士  
之心也士者將之肢體也心猶與則肢體不用  
田將軍之謂乎

晉智伯伐鄭齊田恒救之有登蓋必身立焉車  
徒有不進者必令助之壘合而後敢處井竈賊  
而後敢食智伯曰吾聞田恒新得國而愛其民  
內同其財外同其勤勞治軍若此其得衆也不  
可待也乃去之耳

太公兵法曰致慈愛之心立武威之戰以卑其  
氣練其精銳砥礪其節以高其氣分爲五選異  
六旗章勿使冒亂堅其行陣連其什伍以禁滯  
壘陳之次車騎之處勒兵之勢軍之法令賞  
罰之數使士赴火蹈刃陷陳取將死不旋踵者  
多異於今之將者也

孝昭皇帝時北軍監御史爲姦穿北門垣以爲

賈區胡建守北軍尉貧無車馬常步與走卒起  
居所以慰愛走卒甚厚建欲誅監御史乃約其  
走卒曰我欲與公有所誅吾言取之則取之斬  
之則斬之於是當選士馬日護軍諸校列坐堂  
皇上監御史亦坐建從走卒趨至堂下拜謁因  
上堂走卒皆上建跪指監御史曰取彼走卒前  
拽下堂建曰斬之遂斬監御史護軍及諸校皆  
愕驚不知所以建亦已有成奏在其懷遂上奏  
以聞曰臣聞軍法立武以威衆誅惡以禁邪今  
北軍監御史公穿軍垣以求賈利買賣以與士

市不立剛武之心勇猛之意以率先士大夫尤  
失理不公臣聞黃帝理法曰壘壁已具行不由  
路謂之姦人姦人者殺臣謹以斬之昧死以聞  
制曰司馬法曰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也建  
有何疑焉建由是名興後至渭城令死至今渭  
城有其祠也

魯石公劔迫則能應感則能動物穆無窮變無  
形像復柔委從如影與響如雁之守戶如輪之  
逐馬響之應聲影之像形也聞不及鞞呼不及  
吸足舉不及集相離若蟬翼尚在肱北眉睫之

徵曾不可以大息小以小況大用兵之道其猶然乎此善當敵者也未及夫折衝於未形之前者揖讓乎廟堂之上而施惠乎百萬之民故居則無變動戰則不血刃其湯武之兵與

孔子北遊東上農山子路子貢顏淵從焉孔子喟然歎曰登高望下使人心悲二三子者各言爾志丘將聽之子路曰願得白羽若月赤羽若日鐘鼓之音上聞乎天旌旗翩翩下蟠於地由且舉兵而擊之必也攘地千里獨由能耳使夫二子爲我從焉孔子曰勇哉士乎憤憤者乎子

貢曰賜也願齊楚合戰於莽洋之野兩壘相當旌旗相望塵埃相接接戰構兵賜願著緇衣白冠陳說白刃之間解兩國之患獨賜能耳使夫二子者爲我從焉孔子曰辨哉士乎僂僂者乎顏淵獨不言孔子曰回來若獨何不願乎顏淵曰文武之事二子已言之回何敢與焉孔子曰若鄙心不與焉弟言之顏淵曰回聞鮑魚蘭芷不同篋而藏堯舜桀紂不同國而治二子之言與回言異回願得明王聖主而相之使城郭不修溝池不越鍛劍戟以爲農器使天下千歲無

戰鬪之患如此則由何憤憤而擊賜又何僂僂而使乎孔子曰美哉德乎姚姚者乎子路舉手問曰願聞夫子之意孔子曰吾所願者顏氏之計吾願負衣冠而從顏氏子也

魯哀公問於仲尼曰吾欲小則守大則攻其道若何仲尼曰若朝廷有禮上下有親民之衆皆君之畜也君將誰攻若朝廷無禮上下無親民衆皆君之讐也君將誰與守於是廢澤梁之禁弛關市之征以爲民惠也

文王曰吾欲用兵誰可伐密須氏疑於我可先昔堯誅四凶以懲惡周公殺管蔡以弭亂子去殺鄧析以威侈孔子斬少正卯以變衆佞賊人而不誅亂之道也易曰不威小不懲大此小人之福也

五帝三王教以仁義而天下變也孔子亦教以仁義而天下不從者何也昔明王有綬冕以尊賢有斧鉞以誅惡故其賞至重而刑至深而天下變孔子賢顏淵無以賞之賤孺悲無以罰之故天下不從是故道非權不立非勢不行是道尊然後行



孔子爲魯司寇七日而誅少正卯於東觀之下  
門人聞之趨而進至者不言其意皆一也子貢  
後至趨而進曰夫少正卯者魯國之聞人矣夫  
子始爲政何以先誅之孔子曰賜也非爾所及  
也夫王者之誅有五而盜竊不與焉一曰心辨  
而險二曰言僞而辨三曰行辟而堅四曰志愚  
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皆有辨知聰達之  
名而非其真也苟行以僞則其知足以移衆強  
足以獨處此姦人之雄也不可誅夫有五者  
之一則不免於誅今少正卯兼之是以先誅之

也昔者湯誅蠋沐太公誅潘陟管仲誅史附里  
子產誅鄧析此五子未有不誅也所謂誅之者  
非爲其晝則攻盜暮則穿窬也皆傾覆之徒也  
此固君子之所疑愚者之所惑也詩云憂心悄  
悄愠于羣小此之謂矣

齊人王滿生見周公周公出見之曰先生遠辱  
何以教之王滿生曰言內事者於內言外事者  
於外今言內事乎言外事乎周公導入王滿生  
曰敬從布席周公不導坐王滿生曰言大事者  
坐言小事者倚今言大事乎言小事乎周公導